

底色

□ 孙建伟

与这座城市邂逅,一定会留下明艳的记忆。这已经成为许多人公认的事实,无须再去验证。然而它究竟美在哪里?1000个人有1000个答案,莫衷一是。但似乎有一点是共通的,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有一种别样的东西。

数百年前,这座城市还在水草覆盖之下孕育发端时,第一眼看见它容颜的也许就是一只上下翻飞的鸥鸟。那时候,城市还不能叫作城市,只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江水从远方漂来,裹着清丽的风,天地朦胧在纯净的氛围里,静谧、辽阔、安然。红蜻蜓不知疲倦地从一个个枝头飞向另一个枝头,从一片水域飞向另一片水域,伫立而后悬飞。蝴蝶披着绚烂的霓裳翩翩起舞,两三只缠绕,一大群簇拥,装点着夏日的芬芳。蜜蜂徜徉在五彩斑斓的花朵中间,与芳香呢喃,品百花盛开。柳树、榆树没有规则地生长在岸边,遮天蔽日,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原野,纷至沓来的白云,时空翻涌着动人心魄的空寂和苍茫。此时,那只矫健的鸥鸟忽而于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忽而浮在水面飘摇,它间或瞥向远方的目光,竟然成了这座城市迎来的第一抹深情。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有时充满未知。多少年以后,本来是一片柔软的土地,却遇上了坚硬的铁轨。于是,在呼啸而过的汽笛长鸣中,一座带着自然的馨香,却被外域裹挟慢慢成长的城市逐渐为世人识得。

那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城市的上空风云际会、波诡云谲。流亡贵族、商人、

银行家、冒险家、革命者、作家、艺术家纷纷涌入这个城市,革命与反动,喧嚣与聒噪,掠夺与挣扎,暗流与角力,高雅与流俗,仿佛一幕幕人间戏剧轮番上演,次第谢幕。外国资本、民族资本抢滩登陆,西方文明开始传播,经济、政治、文化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城市在风云激荡中嬗变。东北亚重要的交通枢纽,中东铁路丁字形交汇点,19个国家设立领事馆,33个国家的16万余外国侨民,数十万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移民,城市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变化着、行进着。第一家啤酒厂、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家电影院,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化商埠迈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今,那些沧海桑田的历史面孔,那些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细节都已经静静地映刻在历史的胶片之上,成为历史潮汐的印证。只有巴洛克、折衷主义、文艺复兴、哥特式风格的各式建筑依旧伫立在大街小巷,记录下那个年代的文化声音,成为凝固的时代交响。

再残酷的过去,如果经过岁月的涤荡,也会变得云淡风轻。所以,必须以耳熟能详的方式让城市的人们记住。一曼街、靖宇街、兆麟公园、尚志大街,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的名字,并非普普通通,几十年前曾经是经历血与火、灵与肉淬炼大写的名字。“他们是这个城市曾经的历史/是风骨和光辉/是无形的纪念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位诗人充满真情地写道,“一个有过英雄的城市



插图:孙嘉驹

/应该/气宇不凡/养育气概和操守/即便我们确实过着琐屑平凡的生活/一地鸡毛/满怀烦恼/也不该忘记/那些变成了铜像/变成了公园或者街道名字的人。”在享受岁月静好的现代人眼里,他们确实还活着,高贵典雅地活着,用他们大义凛然的坚定,铮铮铁骨的誓言,忠贞不渝的信仰一直影响着这个城市的人们,让他们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作气概的物质。卓尔不凡、自由尊贵,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曾经留下悲壮记忆的英雄,赋予了这座城市不同凡响的气质和尊严。

一座城市一旦刻下了顽强的基因,它就会在奋斗的路上一直向前。这一点,你会在城市时空的变换中找到答案。走入欣欣向荣的新区、高新区,走过响当当的大学、院所,走进“一五”期间就建立起来的国有大厂,走入散布于城市各个地方的博物馆、纪念馆,漫步在享誉中外的各色地标,在一年一度的冰雪盛会,在歌声悠扬的音乐节,你都能感受到城市奋进的步伐。城市里有那么多值得骄傲的印

迹,人们却把目光望向远方,追逐与追赶,努力与奋争,始终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在一座国有大厂的墙上曾经有这样一句标语:“满足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共和国长子的气魄与担当。“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城市不服输的性格,城市矢志不渝的坚守,锻造了城市古铜色的外表,钢花飞舞的内心。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400米长的中央大街,总是摩肩接踵、人流如织。踏上一块块磨得发亮的面包石,人们犹如踩上了神奇的魔毯,心情一下子飞扬了起来。这里一年365天,平均每天都有几万人走过,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在树影婆娑的老街上徜徉,成了哈尔滨人或者来哈尔滨的人必须经历的一段时光。有人仔细地观察过,浩荡的人流绵延不断,哪怕是两旁商家吸纳消融也不能阻止兴致盎然的人们。人们尽管说说笑笑地走着,舒舒朗朗地

走着,流连于这里的阳光,流连于这里的霓虹,流连于这里的音乐,流连于这里的树荫,走在中央大街上,这才是人们追求的即时存在。此刻,如果有一部时光摄影机静静地立在某个角落,悄无声息记录下每一天从这里走过的人们,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是不是能够拍下无数个珍贵的历史瞬间?其实,历史与现代,不过是时间长短的切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无非是不断地演进的现在,唯有记忆、感念和希望是永恒的。

诚然,今天城市里的人们在享受富足生活的时候,更愿意走入与历史相连的地方,探寻脚印与足迹的深浅。现代社会的人们,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喜欢自己寻找答案。其实,答案,有时候不像是找到的,更像是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问题可能有一千个一万个,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有非常复杂的表述,但是,答案,只有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述。

作者 | 哈尔滨市机关干部

“冰城”与“夏都”

□ 衣殿臣

冰灯游园会“太阳岛雪博会”“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冰雪节”“亚布力滑雪场”等一套比较完整的冰雪体系,为冰城旅游开辟了一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的哈尔滨已经把“冰天雪地”,变成了“金山银山”。

“夏都”的推出

今年春末夏初,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在湖北利川市举行的中国避暑旅游发展发布会上,公布了“2023年避暑旅游优选地”名单,我省哈尔滨市、五大连池市入选。这似乎已给哈尔滨市夏季称为“夏都”提供了依据。

“冰城”,作为哈尔滨的第一别称,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夏都”,其推出较晚,影响也没有冰城大。上世纪90年代,哈尔滨的一位市长在其讲话中涉及到旅游时说,哈尔滨作为“冰城”影响甚大,许多外地游客冬季都来这里参加冰雪活动。哈尔滨的夏天清爽宜人,每年来避暑的游客也数不胜数,是否可以称其为“夏都”呢?市长讲话之后,在报刊杂志上、电台广播中,以及人们的闲谈里,常常出现“夏都”二字。哈尔滨的这位市长的主张是正确的,既有远见,又有魄力,更实事求是,符合哈尔滨实际。

哈尔滨夏季称为“夏都”,这是全市居民的切身感受。据有关气温资料显示:从1981年起,哈尔滨夏天的气温平均不超过25℃,这是百姓们都经历过的。每当暑天来临,哈尔滨居民完全没有酷热的感觉,照样外出游玩。大家首选之地多为5A级风景区太阳岛,从早到晚游览者络绎不绝。除了散客之外,家庭出游也很多。他们带着帐篷到“水阁云天”前面右侧的桦树林里,在空隙间支起帐篷,铺好地“毯”,白天观光赏景,晚间便一家人在帐篷里过夜,享受大自然的野趣。有的人逛中央大街,这条1400米长的方石路,为全国仅有。街道两旁都是商店,买东西极其方便,有马迭尔冰棍、西餐馆等。还有人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江边石凳上坐着闲聊,或看江上扬帆船行,或观过江空中缆车,颇觉有趣。那些喜欢玩水者,齐聚九站公园游泳,特别是双休日,游泳者就像

下饺子似的往江水里跳;时有三五成群的人横渡松花江,在江沿闲逛的人更多。凡此种种,都说明哈尔滨夏季凉爽,是游玩和休闲的天堂,是名副其实的“夏都”。

尤其是外地游客,一到夏天便纷纷来哈尔滨避暑,一享这里的清凉爽快,三十多年来,已经司空见惯。今年外地来的游客最多,据《参考消息》报道:2023年7月,是历史上两两年来最为酷热的月份,世界各地普遍高温。有的国家出现了65℃高温,有的国家出现了54℃高温,美国的一些州出现10多次42℃至44℃高温。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的气温也多在35℃以上,个别城市更是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由于酷热难熬,很多人都来哈尔滨避暑。7月30日《哈尔滨日报》用近一个版的篇幅报道南方游客来哈尔滨避暑情况,横贯全版的大标题是“哈尔滨凉爽宜人,来了就不想走”。第一个小标题则是“八方游客涌入冰城夏都”。《黑龙江日报》报道也是“冰城夏都”连用。这表明哈尔滨两家大报都很重视“夏都”,有意识地让“冰城”与“夏都”并驾齐驱,同行天下。

那么,今年夏季南方有哪些城市的游客来过哈尔滨,其人数又是如何呢?据《哈尔滨日报》载:游客主要来自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厦门、杭州、海口、西宁、烟台等地。大多数是一站抵达哈尔滨,游玩停留后再去省内漠河、伊春、抚远、同江等地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等。仅成都是一趟专列,就有700多人来哈尔滨。又据航空部门信息,7月1日至5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成为东北地区的“半

壁江山”。7月有这么多地游客来哈尔滨除了避暑外,还要观光冰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因为哈尔滨夏天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如1400米方石路的中央大街、5A级太阳岛风景区、哈尔滨融创乐园、索菲亚教堂、哈尔滨极地馆、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哈尔滨过江空中索道、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新发大型丁香园、江北大剧院湿地等,也都是暑天人气极高景区。

七月中旬,我和老伴及两位朋友去兆麟公园和江北湿地观赏荷花,大开眼界,收获良多。当时想,江南西湖的荷花竟然在北国绽放,而且红红火火,和宋人杨万里形容西湖荷花诗所说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什么两样?难怪我的一位朋友写诗说:“是谁练就瞒天术,偷得西湖一景来?”(西湖十景中有“曲院风荷”一景)。从江北回家后,我写了两句感想,也是两个文题:“花无别称不红火,域无雅号不热闹”。荷花及其两个主要别名芙蓉和莲花,我已写文章,并见诸报端;今天正在写哈尔滨的两个别名“冰城”和“夏都”,这是最后一段,忽然心血来潮,用对联收尾:“夏都避暑堂堂去,冰城迎寒款款来。”壮哉,哈尔滨;美哉,冰城夏都!

作者

中华诗词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教授
哈尔滨市终身优秀艺术家



插图:孙嘉驹

哈尔滨这座北方名城、边疆重镇,上世纪50年代便名声在外。一些生活在这里的有识之士,他们热爱哈尔滨,建设哈尔滨,宣传哈尔滨,当年的老市长吕其思便是典型代表。1959年10月16日吕市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面介绍哈尔滨情况,题目便是“天鹅项下的一颗珍珠”。从此,哈尔滨便得到了第一个美称。而后“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又为哈尔滨增添了两个洋气十足的雅号。最具北国风情和乡土气息的还得说是“冰城”与“夏都”。

“冰城”的得名

说起“冰城”的由来,大家都可能感到很新鲜,上世纪70年代,中央电视台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播放了电影《逛冰城》和音乐专题片《冰城之歌》。从此,“冰城”这个称呼便传遍了全国。1979年1月7日《哈尔滨日报》副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哈尔滨市民警作家修来华写的电影故事《逛冰城》,文章开篇写道:“岁尾良宵,当你和着收音机乐曲的节拍,愉快地翻阅报纸,发现《逛冰城》的题目,定会感到新奇,冰城是何地?且慢,让我们从头介绍……”

《逛冰城》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纪录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形式,反映哈尔滨的新貌,介绍冰城地域风情。当时中央电视台以编导兼摄影师童国平为首一行8人来到冰城,特邀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和唐杰忠作影片导游。影片拍得精彩动人,妙趣横生。“冰城”这个哈尔滨响亮的别名,是由马季和唐杰忠这两位相声演员最先喊出的。

在导游期间,两位相声大师还在影片中介绍了哈尔滨居民冬季包饺子、吃

冻梨等地方习俗。最逗乐的是马季坐在冰椅上与冰灯游园会的冰雕动物大象、小熊和老猪聚餐片断,笑得人们前仰后合,不能自己。马季坐在冰椅上频频举杯,做畅饮动作十分逼真,人们赞不绝口。后来马季和唐杰忠登上火车回北京,车厢里响起欢乐的笑声,影片结尾打出四个大字:“冰城,再见!”据修来华讲,这部影片《逛冰城》,原来叫《逛冰灯》,后来在演出前他建议改为《逛冰城》,编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可见“冰城”的推出、宣传,作家修来华、相声演员马季和唐杰忠《哈尔滨日报》,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功不可没,这是“冰城”来源的一种主流说法。中央电视台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对“冰城”作出了巨大贡献。

“冰城”一经推出,在哈尔滨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都听了马季和唐杰忠的相声,我也看了《哈尔滨日报》刊载的作家修来华的文章,人们奔走相告:“哈尔滨有冰城的别号了!”消息传得很快,其他省也都知道了“冰城哈尔滨”是中央电视台和马季唐杰忠、《哈尔滨日报》帮助推出的。听说南方有的省也想请马季和唐杰忠去他们省说相声,可惜那里没有“冰天雪地”啊!

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成为“冰城”当年的冬天,来哈尔滨的游客便翻了好几倍,都想看看冰城是什么模样。等到哈尔滨有了“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太阳岛雪博会”,特别是“冰雪大世界”,冰城几乎成了全国冬季冰雪旅游的胜地。有人说:“冬天来冰城哈尔滨不看‘冰雪大世界’,等于没来哈尔滨!”其实,“冰城哈尔滨”自1962年首次举办了“哈尔滨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以后,冰雪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既广泛又有效。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兆麟公园

